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補注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戴瑛

謄錄監生臣王錡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四

明 劉績 撰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

第一舉目

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溜

大成是唯時德之節

第二舉目

春采生秋采秣夏處陰冬

處陽大賢之德長

第三舉目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

大行

第四舉目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第五舉目

大揆度

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第六舉目

毋訪于佞母

蓄于謫母育于凶母監于讒不正廣其荒

第七舉目

不

用其區區鳥飛准繩

第八舉目

讒充末衡易政利民

第九舉目

按讒火縣反

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

莫之救

第十舉目

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第十一舉目

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

績按第十一舉目當在此

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

第十二舉目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

鼓之有搏撻擋則擊

別本注搏字耕反撻丁應反擋丁用反○績按第十二舉目當在此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

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

之分君出令佚故立於左

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

力勞故立於右

臣則任力故曰勞

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

君之所出令無妄也

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

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

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

五味不

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

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

之而無妄也

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

臣能任職得宜故務而財必多也

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

一其愛而

無獨與是

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能一毋獨與是也

王施而無私

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

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

律必流

流謂蕩散

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

臣離味百職曠故百

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

名之曰不德

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

扶揆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

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

鈎入枉而

出直

工人用鈎則就枉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相之制舉也

言制以舉賢之法用

鈎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

無所不取皆有所長各備其能也

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

亡湯武以治昌

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

之昌治之故也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

功是也

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

多備規軸者成軸也

規者正圓

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巖
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
夫成軸之多

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究窮也大軸用大處
用小處因物施宜

故有大小也○績按別本註成軸既
多因物施宜隨大小而用之者也
猶迹求履之憲也

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
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思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
夫焉有

不適善
以思駟善故
無不適也
適善備也僂也是以無乏
僂輕順
貌既皆

適善能備以思為善輕順人君善既
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
故諭教者取辟焉

辟法也取
為規矩也
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
消古育字天
以陽氣育生

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
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
所謂是而

無非非而無是

亦既行思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

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

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

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意令悉改也

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

而不戒

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包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必當陰備待之

不可戒告於彼也

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

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

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

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中

無遺失也

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

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徧減順環圖之周無不備得也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巨大也功大成大獲

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

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

德既周時又審

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

春采生秋采菴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

誣信淫

績按淫弋井切

濡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

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

而藏之也

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

賢人之處亂

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倅免

倅取也

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

留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非

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

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刑僂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

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

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益偷

生不利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

雖復退身終不舍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故微子不

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

故曰大賢之德長

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

明迺哲迺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

奮也以琅湯

○續按湯一本作璜

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

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

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

不致其度

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

爵尊則肅士

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

久矣是故絕而無交

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

實之

患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

名實不可兩守

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

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

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然而無言言不

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

凡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

懷他計反傷其身也

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

既欲

其事方始聞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

謀泄當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然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

言人君財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

而卧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

用也

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

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

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

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

堯也

教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教教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

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教

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於謫
言毋聽謫聽謫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
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
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
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
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
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
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
不動踳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
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
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准
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夫鳥之飛也
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
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

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

不以小缺為傷

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

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及經小過而為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

美飛鳥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

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

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為變道必躡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

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

譖充言心也心欲忠續按別本注譖遠也末衡言耳目也耳目

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

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

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

目之順視曰明

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

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

聰明以

知則博博而不愒所以易政也

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

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按易政所謂平易近民也

績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

告

民既勤勉故可以禮樂告之績按告當作吉對下凶字

聽不慎

績按衍此不慎二字

不

審不聽不審不聰則繆事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

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愒繆過以愒則憂憂則所以伎苛

○績按伎
梁紀切

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

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
於金玉馬女而宏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歛于百姓
則萬民懟怨遠其愛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
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
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
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

予雄也

言君王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

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

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
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矣
故曰無通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

功之謂也

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

天不一時

春秋夏冬各有其時

地不一利

五土十地各有其利

人不一事

士農工商各有其事

是

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

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

著事業及其名位
豈得不多而殊乎

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

於道

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官主也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

諸物由道而生

是故辯

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

舉

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

聖人由此

知言之不可魚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

知一言不可魚羣言故博

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

知事之不可魚也故名為

之說而況其功

又知一事不足以無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况

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

晨半星

星半隱半見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

此以上畧舉天

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半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闕

流泉踰澗

澗湊漏之流也○績按漢余力昌力二切

而不盡薄承澗而不滿

泉逾而前澗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澗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瘠

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

此以上畧言地不利也

鄉有俗國有法

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

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

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

此各事之儀其詳

不可盡也

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善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

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桴當為響 適擋則擊

險易猶否泰也夫天地否泰應

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

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

因以盡天地之道

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象天地應德

為否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

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以天道

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橐也

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

先應在後如橐之盛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

宙合有橐天地

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

橐天地也。續按有又也

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

苴裏萬物在天地之中故

為橐也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

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

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一地地下包絡天地為一

裛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裛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

名若山然也○績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

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一典品之不極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可不窮若乃輕薄不能崇

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

道富貴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

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怨當謂行賞

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故言而名之曰宙

合尋古遺言之立
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

也其在人者心也

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

有氣則生無氣則死者以其氣

日與心以成生為功而生成以氣為生此

言氣者道之用尤宜重也○績按諸本無生者以其氣五字非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

者以其名

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

樞言

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

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

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

民者君之

本地者民之本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矣

先貴與驕則失矣

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

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

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

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

不可不慎

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

蓄藏寶也

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饑故為寶也

聖智器也

聖無不通智無

遺策二者可操

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

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為末用

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

者二

謂寶與器

立而不立者四

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

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

之為善者非善也

非善此珠玉也

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

貴善蓄藏

王主積於民

無不足○績按言廣人民也

霸王積於將士

卒勇奮

衰主積於貴人

益其驕○績按多貴寵

亡主積於婦女珠玉

速其亡也

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

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
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

人

人加名於人者
人亦加之也

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

患難
於人

者人亦
患難之

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

諷受
益也

如此者制人

者也

下人者
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衆兵

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

言恃黨與
之國又不

為推讓每輒
幸其名利也

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陵人者人
息侯伐鄭之比人

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

相胥

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

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

也

愛人甚而不能利也

愛甚不利生其怨心

憎人甚而不能害也

憎甚

不害生其賊心

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憎必害

貴周

深密不測則周也

周者不出

於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

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

一日五化之

謂周

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故先王不以一過二

以少喻多衆所驚也

先王不

獨舉不擅功

獨舉擅功人之所疾

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

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故可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

從心生也先王不貸交貨交則人不列地列地則人以為天

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

鞭箠威之則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所出為必上

餘日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是以

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官職亦然亦時時者得天義

者得人義即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

為邊境則邊境安邊境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
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
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
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
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
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
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
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

之結也

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

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

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

坦坦謂平平非有起而異者故不能

立功而成用也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

沌沌乎博而園豚豚乎莫得其門

一本作沌沌乎博園豚豚乎莫得而

聞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所從治故曰欲知者

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

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

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懲戒之戒之微

而異之

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

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

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

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克也卑者尊之克也賤者貴之克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

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而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長短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勅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
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
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
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
民者殆明其刑而殘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
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
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
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
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
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
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
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
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
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

富者其惟尚賢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愛盡而憎至

德者怨之本

也德竭而怨生

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

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

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
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
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

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
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
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
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
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補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五

明 劉績 撰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

橫通謂從旁而通也

閭閉不可以毋闔

闔扇也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

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闔外交

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

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

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愿

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

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

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

芳之為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

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

由接於淫非之地

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

接注非之地
其路無由也

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

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

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

猥衆也以人衆之多
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草

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
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
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

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

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

山澤雖廣

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

征賦

閉貨之門也

無貨可出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

時貨謂穀

帛畜
產也

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

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
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
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
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

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

因倉所藏不足
以供臺榭之費

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

氓家謂
民家也

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

本資

謂較帛

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

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

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

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

若計謂審度量以下

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

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

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

○續按方一本作百

可以為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

萬家以下其人少可

萬

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

彼野

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

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

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

辟地廣

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

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

故曰粟

行於三百里

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

則國母一年之積

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

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

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

故謂小凶也

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孰故曰大凶也

大凶則衆有大

遺芑矣

時既大凶無復蓄積雖相振濟但芑裹升斗以相遺也

什一之師什三母

事則稼亡三之一

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

○績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建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

而亡稼三之一矣

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

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

有餘食也則民有驚子矣

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比當有餘食而不餽則以遇歲凶

故也所以人有驚子者○續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歲凶則民必驚子矣故

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

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

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

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

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

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

罔罟必有正

多少大小之正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必多財然後成非

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

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天下○績按

財乃字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用力之所生

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母已是民用力母休也財從

故用力不巳則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

供下怨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衆有

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損瘠者其守不

屈故戰不勝

上多稅

賊故禁不止也

下不

必固

損瘁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

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

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

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

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阻也閭閻不設出入毋

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

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

食谷水巷鑿井

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姓故

場圃接

鄰家子女易得交通

樹木茂

姪非者易為

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交

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

什長游宗也

里毋士舍

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

時毋會同

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

喪蒸不

聚

蒸冬祭名

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

鄉里長弟當以齒也

故

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

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

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

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

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

論上下之所

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

勞之臣不務盡力

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

務盡力也

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

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

論志行而有爵祿

不論志行能使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

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於敵國矣

人既倍本求外

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

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

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

虛立也 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 賤爵祿而毋功者

富

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

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

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

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

弱也故兵 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

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負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

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

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若齊

之陳氏是也 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

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

行而公法毀

○績按一本作公道

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謂黨與之國不恃已

以為親也

而敵國不畏其疆

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為強也

豪傑不安其位

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

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

起矣內者廷無良臣

豪傑不安其位

兵士不用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

困

倉空虛

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

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

矣

居然自致滅毀

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

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而不相與為私

刑殺毋

赦則民不偷於為善

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

爵祿毋假則

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三者藏

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强而治矣三者即法刑爵

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强莫不從理矣○續按藏於官謂收於君府也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

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

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執道

其所聞冀逐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

自此始矣

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並陳法

上與制法君並操權而分其半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

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

自正矣

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

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

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

嗣君不德

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

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越職行恩曰贅福下

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賢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績按：別本註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使之歸己也。

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

徑謂邪行，以趨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

以聽令也。

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

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

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

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威齊士

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

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

與權重者相比

以相舉於國小臣必

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為叛亡之黨也

行公道

以為私惠

費公以樹私也

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

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

容受博也

聚徒威羣

蓄黨以威衆

上以

蔽君下以索民

求人附已

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

也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

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母事治職

但力事屬私

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

王官私君事去

王之官私事則營之

君事則去之也○續撰別本註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

禁也

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

修行則不以親為本

簡考敬也

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邀虛譽也

舉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

也交人則以為已賜

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己之恩賜

舉人則以為已

勞

為國舉賢恃之以為己之功勞

仕人則與分其祿者

為人今仕得祿與共分也

聖

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業則農桑廢政

獲於
貧窮
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
下取於人輕然不難
上致於君偽飾成重

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
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
君公法求人私悅也

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

財甚多者
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
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 聖王之禁

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

國者
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
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 聖王之禁也飾於貧

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
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

於貧
窮也 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

王之禁也

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

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

壺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

每以壺險濟士以為

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為又脩營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

則生之養私不死

既有所備預則

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

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

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

其有不從則示之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之為市

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

示民

鈞虛舉也

時言大事以動上

示君以不測也

遠交以踰羣假爵

以臨朝者

遠文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節威臨本朝也

聖王之禁也卑身雜

處

不簡偽類

隱行辟倚

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續按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不正

也側入迎遠

側身而入因提出而迎遠

遁上而遁民者

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

辟倚所以適民

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大為言譽以為法使人遵

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

錯置也

聖王之禁也守委間居

博分以致衆

守其委積以間居博分其財以致衆

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

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

濟人以買譽

濟他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

其身

甚靜而使人求者

靜而多財故人求之

聖王之禁也行僻而堅言

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今有光澤

聖王

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

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

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忍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

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

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

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

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

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

養民謂之緩行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詐以鈞

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措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

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

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

羣務其職營其名而後止矣

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

故踰其官而

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絕邪僻之事也

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

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

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

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

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

增益令者殺無赦

不行令者死留令者

死

令當行而故留之

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設令

者必不赦此五死也

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

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

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

制若何今之為

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

不喜之有

倍公則得成私虧今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

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

可否定於下則
是威下繫也

威下

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

下強則
上危也

令出而留者

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
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

令出

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

不行無
罪行之

反誅人之不聽
上教之然也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

也

官謂百官可否定於
百官則是威下分也

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

益謂增今者損謂虧今者二者
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

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

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

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

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

而求上之母

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

五衢開故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

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

而

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

稱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穀之反以雕文相

驕故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

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

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

謂之逆

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

爵人不論能祿人

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

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

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論事便辟以得

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

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

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經常也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

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

統法從私謂之阿黨

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不貴

苟得

犯難離患而不辭死

致身受命

受祿不過其功

不以少求多也

服

位不侈其能

不以小居大也

不以毋實虛受者

有功勞而做受祿

朝之

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

從君欲也

所貴賤

不逆於令

遵法制也

毋上拂之事

拂違也

毋下比之說毋侈泰

之養

節而適也

毋踰等之服

禮而度也

謹於鄉里之行

信而悌也

而不

逆於本朝之事者

行君令也

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

長樹藝

畜長謂畜產也

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

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

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

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

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

則敵國制之矣見一尚制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

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

先勝服近習
今乃得行

故

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二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

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
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
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
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
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
有自諸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侯出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

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

所以興危亡為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

天道

之數至則反

終於下者則反於上

盛則衰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人心之變有

餘則驕

不足者必謙

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

侯失於外

天子驕則諸侯叛

緩怠者民亂於內

緩怠必輕於始故民亂

諸

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

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也

此危亡

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

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

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

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

國兼正天下○績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

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

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

亂王此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

遂滅亡也○績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

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

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

曰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謂親貴也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

謂貨

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

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

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

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

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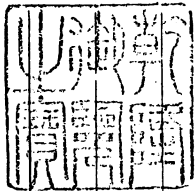
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
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民

毋為自用則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

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補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補注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錡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六

明 劉績 撰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

不設法以法
下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
設法

不得法之宜
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

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
以脩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

也

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
則以上輕於賞罰也

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
罰

既重而猶不行則以

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賞罰既信

雖賞罰而不信也

而猶不行則以身

故曰禁勝於身

則令行於民矣

不先自行其法也

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

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

危人

不能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

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殆

可為而不

為多生後悔

足而不施殆

足而不施恐疾必生

幾而不密殆

幾事不密則害成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

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

策謀母自入也

人主孤而母內則人

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

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君不密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

有大過然後有重罪

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不赦

則懼而脩德不敢為非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所謂積小

而成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

有罪不誅則安用敬

惠行則過日益

恃恩

不恭非過而何

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

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

毋使滋蔓蔓難圖也

赦過遺善則民

不勵善即惠也

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

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

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

者其得寡

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

禁多者其止寡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令多

者其行寡

再三則清故其行寡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

獨唱莫和非損而何

禁

而不止則刑罰侮

愈禁愈犯非侮而何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

不稟其命

非凌而何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

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

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

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

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

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

民無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

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

錯儀畫制議者盡誅

易今謂變令錯儀謂別制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

故

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

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

之後令不復行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

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獨立

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

乎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

者命之曰不收之民

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成俗故曰不收

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不收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

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葛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

故

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轉欲危若故曰不勝其禍

毋赦者小害而大利

者也

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脩德故曰大利也

故久而不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

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必致遺佚也

毋赦者座

痲 疝之礦石也

疝可瘳也○續按
疝恐疽或癰字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

之也

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
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

是故先王

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
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

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

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胥相

也

文有三侑

侑寬也

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

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

者民之仇讎也

惠者召其禍故為仇讎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者生其福故

為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

能追悔也

雖有過亦

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
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
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

游日

無游閑之日

財無砥滯

滯久積也

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未布而為所謂先時

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予

上妄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

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

所謂不令而罰

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

人興

輕生故為暴亂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

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

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强者立强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

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

不誹謗

○續按當
依下作議

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

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

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

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

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

夫用人者當以
法令以愛人廢

法而用之則
人不可用也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

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

至善也夫

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至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

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

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

而行所惡

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績按言愛人不足用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

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而無謀害上者益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故善用

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

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儼不因

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

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

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

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

轉猶避也

○續按轉猶展轉推避也

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

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

大慮始

大猶衆也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

故地削而國危矣

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國無

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

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

功立而名成

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

然則國

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

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

甚傷也必先令之失

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

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

人主失令而蔽

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

已蔽而刳

已刳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
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
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

臣得

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

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

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

臣有弑其

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

事十日而君不聞

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

此所謂遠於百里

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

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

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

謂之滅

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

出而不入謂之

絕

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

入而不至謂之侵

其事既入

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使君事故也

出而道止謂之壅

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

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

有所不行也

政之不行自致使墮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

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

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

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萬物之命由正而定

是

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

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

明正以治國故

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二者中立故過者令逮之不及者令逮之

過與

不及也皆非正也

正在於中立

非正則傷國一也

過與不及傷國一也

故勇而不義傷兵

不及於勇故傷兵也

仁而不法傷正

不及於仁故傷正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

不義則失宜故軍敗

法之侵也生於不正

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

故言有辯而非務者

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

行有難

而非善者

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

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

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

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

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

高行倍法而治

○績按倍古背字同餘故此

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一曰

管氏稱古言故云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

非獨能盡賢於人也

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

自得師者王

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

有故為其殺生

急於司命也

柔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

富人貧人使

人相畜也

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

也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

六者謂生

殺富貴貧賤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御下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君臣所以相合皆欲謀標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

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

之記臣有弑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

也

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

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

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

出而不行謂之牽

牽於左右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君臣相問故曰瑕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

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

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

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

服行也先自
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

論人十行
各有綱要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

大士不務
謙而接物

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所謂滿招
損者也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

也

既滿而虛則
制之在物

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
人之類

凡論人而遠

古者無高士焉

高士必順
考古道也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

士焉

智士必知
而謹功也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

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
則是事無資泉若遇有道之

時其業必見簡弁
如此者可謂愚士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賢士必脩
實而成名

釣利

之君無王主焉

王主必度義而取利

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

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

其所不能已也

不能已而後動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

賢明之君

必公誠於國以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忠臣必直道而求進

明君不

以祿爵私所愛

唯賢是與

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

量能而受祿也

君

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

治雖

未大足成止民之經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

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

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

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自稱也

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

徒臯陶為李

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續按李同理

后稷為田此四士者

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

謂各精一事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

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

亦易知也

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

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

利官大無以不從也

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

以此事君此所謂

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

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

天下而殺之

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其刑殺哉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

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故惑也

此二者不廢而欲廢

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

也

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

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

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

當此之

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

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

務積此所謂擅也

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精聚也

動與靜此所

患也

動靜失宜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

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

輕誅則乖正道正之士不安

道正

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

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

至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

難為誅罰

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

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蔽君美揚君惡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

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
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
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

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

謀得兵勝者霸

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

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無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

不知兵權者也

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

故舉兵之日而

境內貧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

戰不必勝勝則多死

雖今得勝死者已多

得地

而國敗

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

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

四者謂內貧不

勝多死國敗也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為而不危矣

大度

之書曰

謂大陳法度之書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

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

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收也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

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

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

號今制度因彼而發

教

器備利則有制也

有制則能備利

法度審則有守也

有所守則法度審也

計數得則有明也

有明則計數得

治衆有數

自治其軍有數存焉

勝敵有

理

勝於敵國有理存焉

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

器備利則敵可勝也

明理

而勝敵

勝敵者在於明理也

定宗廟

定宗廟則

遂男女

人安則男女遂

官四

分既定且寧則四
分官以守之

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

可以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

兵無主則人懷苟
且故不能知敵

野無吏則無蓄

積

野無田吏則人惰
本業故無蓄積

官無常則下怨上

官無常則微賦
不節故下怨上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器械不巧則寇敵
見凌故朝無定

賞罰不明則民

輕其產

賞罰不明則人無
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

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

無難

危危窮窮時
重有其事

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有數則遠
可致有制

則強
可縱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

任猶載也謂
今之做裝也

所以起也所以

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
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
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

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
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謂坐起
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

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長兵短兵各有所利
速用長近用短也

五

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貪賞畏罰
士乃自厲

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

負恃也恃其
便習而勇也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

則行山九曰舉犇章則載食而駕

犇犇也謂犇其章而
舉之則載其所食而

駕行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

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

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

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

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

發乎

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

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

教既因便故無常也

行無常

行既准利故亦

也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

兩者謂教與行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

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

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

恃固

不拔

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

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

用兵之道常能

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

○續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留謂法行彼四方皆遵之不敢留難

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

匱場也

一氣專定則

傍通而不疑

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

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

士既厲械既利故不匱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

既無疑匱敵乃服從

而為已用 凌山阮不待鈎梯

習山也 歷水谷不須舟楫

習水也 歷謂

達思而渡 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見其陳故

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俘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續按寶疑寶字誤

謂雖曰獨入實與東俱入非獨也故不能止下故此 寶不獨見

與精勇俱見之 故莫之能

斂

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

無名之至盡

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

獲而不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

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

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

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

故能全勝

大勝

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適服諸國

無守也故能守勝

無守謂不守一數故

能常守其勝也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

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

服之德

其次一之

雖勝不勝

破大勝

強一之至也

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

亂之不以變

亂敵不設計變也

乘

之不以詭

素敵不以詭計

勝之不以詐

勝敵不以詐謀

一之實也

凡此皆至

一之實也

近則用實遠則施號

謂十號

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

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

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

衆若時

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用象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皆

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

利適器之致也

兵及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績按致工致也

用敵教之盡也

士午用命而敵服則收練之盡

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

不能用

敵者窮

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

不能致器者困

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

遠用兵則可以必勝

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

出入異塗則傷

其敵

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

深入危之則士自脩

深入

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脩以求生也

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

居常畏

若搏景

擊無所獲

無設無形焉無

不可以成也

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

無形無為焉

無不可以化也

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

此之謂道

矣

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

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善用

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管子補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七

明 劉績 撰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
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
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
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鮑叔以小白年幼又
不肖而賤故難為之

傅也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于次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

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于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續

按言子固辭傅構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

君不疑必免言必管仲

子之傅矣言非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乎免也

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

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問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于三公子未子其

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

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吾觀小白必

不為後矣

○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

事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

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

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

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二公謂諸兒子

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糾小白也

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

言雖無小智能

惕懼而有小慮

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于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

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

其將誰也

亂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歲

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

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紂今而奪焉我當

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

是吾義也

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紂不改其所奉更有所

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別本註雖許我齊國之政然愛君令而立子糾若不濟以死繼之是為臣之義

○續按兄政况字言犯命廢亂雖得天

管仲曰夷吾之

為君臣也

言己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豈死一紂哉

言當為宗廟社稷
致死不死於一紂

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

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

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

子曰子出奉令則可

子出奉令則小白
有所依故曰可

鮑叔許諾乃出

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

問其事若
當何所行

管仲曰

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

不為君
親信

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

此事君
之所行

鮑

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如適

言無知之寵
與適子同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

是為襄公襄公立后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

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

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

公謂桓公

申俞諫曰不可

申俞魯大夫也

女有家男有室

女有夫之家
男有妻之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

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

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

乘謂

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

公薨於車豎曼曰

豎曼齊大夫也

賢者死忠以振

疑百姓寓焉

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

智者究

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智者既盡禮而謀慮又長故免于危亡

今彭生二於

君

不以正道傳君而從君于昏故曰二

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

失親戚之禮命

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

之禍以構二國之怨

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

彭生其得免

乎禍理屬然

禍敗之理屬於彭生

夫君以怒遂禍

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

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

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

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及如也
禍由彭

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
生則彭生力能之今
而成禍故當誅之

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

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
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
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
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
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户下
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
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鈎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叔魯
使魯人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
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

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

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傅小白將立之

故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

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

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

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

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鮑叔對曰不受

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

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也雖知死必不受也

君謂桓公 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 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

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 言管仲親糺多於小

白也 糺之不死而况君乎 親尚不死 君若欲定齊之社稷

則亟迎之 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

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 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

焉必不殺也 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 公曰諾 從鮑叔之言也 施

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

之政焉 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 若受之則齊

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

於已

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託言以說于齊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

君曰諾

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

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

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

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庸猶何也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

事濟矣

及猶就也就今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

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

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

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

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

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胥待也

今既定矣

謂小白已定齊

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

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君謂子糾

子為生臣忽為死

臣

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

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

成行

死者忠義之行

生者成名

生定社稷之名

名不兩立

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

行不虛至

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

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

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

其生也

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

或曰明年

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襄公逐小白小

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

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強武雖國人召

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

亂乎

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

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

哉

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

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

有焉乎

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

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

我哉

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猶能圖我○績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鮑叔對曰夫國之亂

也智人不得作內事

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績按指管仲

朋友不能相

合膠而國乃可圖也

膠文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績按指召忽

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

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

二人指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

乃將

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

之公子猶之免也

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

乃行至於邑

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

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今衛公子

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

二三子謂從小

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

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

以事未濟故以

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

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

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

路不令子紆之索得及小白

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紆管仲

射小白中鈎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

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

入國二年方得踐位

召管

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

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

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

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臣不敢

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

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

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

出曰勿已其勉霸王乎

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王也

管仲再拜稽

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

君既許霸臣貪

于承命故趨立相位

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

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

姓而藏其兵

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

與其厚於兵不如厚

於人

人厚兵自強

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

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

別本註言未盡行也

二年桓公彌亂

不盡行矣吾之言故彌亂

又告管仲曰欲

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

續 ○

按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

明年公怒告管仲欲伐宋管仲曰不可

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脩兵革管仲曰不可

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

脩兵則用廢故曰奪

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

外犯諸侯民多怨也

外犯必多殘害故為

人所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也

安得無危鮑叔

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闕市

之征侈之

侈謂過常也
謂重其稅賦

公乃遂用以勇授祿

士勇鮑叔

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

曰吾君惕其智多誨

智多則可
試誨之也

姑少胥其自及也

胥待也

其自能
及道

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

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

國政微為則
未至亂可待

君自
及也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諸侯

之佐既無有
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

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衰為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

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為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

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

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

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

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近鄰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

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

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

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

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
倍之兵

國之則何
能圍我

四年脩兵同甲十萬

同甲謂完
堅齊等

車五千乘謂

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

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
遠不當競於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

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
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

內失吾衆

謂數搖動人
則衆散而散 諸

侯設備

數見侵伐
故設備

吾人設詐

力不足則
詐以維之

國欲無危得已

乎

○續按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夫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誰

公不聽果伐魯

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闕

更立國界而為之闕

魯請比於

闕內以從于齊齊亦無復侵魯

謂魯請從服于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闕內

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

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

於君君如是以退可

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

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

若果弱魯君人以貪名加之君

後有事小

國彌堅大國設備

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

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

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何用不兵曹劌之為人也

○續按劌一作沫下同

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

不可以盟取信也

桓公

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劌曹劌亦懷劌踐壇莊公抽劌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搃桓

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

左手舉劌將搃桓公且以右手自承

而言曰齊之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

管仲走

君曹劌抽劌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劌拔

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也

管仲曰君與地以汶

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

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彌師

既不脩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也以先者之過

故弭息其師也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

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

無若諸侯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

杞

後之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臣聞內政之

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

以內行先之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

今不救杞於後無辭以伐

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

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

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

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兵者凶器桓公曰然則奚

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以臣之意則而令人以重幣

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受而封之受

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

乃命曹孫叔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桓公城緣陵

以封之

緣陵
祀城

子車百乘甲一千

謂與
祀也

明年狄人伐邢邢

君出致於齊

致命於齊
以吉急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

夷儀
邢城

子車

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

虛地名詩
所謂升彼

虛矣以
望楚矣

桓公且封之隰朋賁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亡者絕以小

小國之亡理則
然矣不當封也

今君近封亡國國盡若何

國之車盡於封
亡國其若之何

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

實安得有其名

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
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

君其行也公

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

行

更問以所行之政也

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

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

謂已行上

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

願賞而無罰五年

諸侯可令傅

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

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

請諸侯之禮

請諸侯交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

以馬往小侯以犬報

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

桓公許諾行

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

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

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列士謂齊之列士
管仲以衣裳賀之

凡諸侯

之臣有諫於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

謂桓公以璽問之以

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

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

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今隰朋理之

賓胥無堅強

以良可令為西土

西土謂齊西之土今胥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

衛國之教

危傳以利

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

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

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

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績

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究利則不能久而樂
始謂退速既訓學於禮禮者
進銳也所以飾貌故曰好

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

博於糧謂委多積○績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
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糧乃禮守誤也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小

作曹博於教而又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

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
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

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

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

謂入伐齊

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緣陵

先者使卒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地名

其甲與貨

小侯受之

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

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

踐其國

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

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

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

謂伐楚盟於召陵也

曰狄

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

小國齊自謂

以天子之故敬天

之命令以救伐

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

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

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

公乃北伐令支

今支國名

下鳧之山斬孤竹

孤竹國名新其君

過山

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

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

既使

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

有

年食然後可安

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

之發

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

既行之公又問

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

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

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

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

士

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

所謂毋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當與

人共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

行之卒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

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

殺齊之下

都後以封管仲

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

至竭

言其盡來

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

都齊

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

曰可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

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

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

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

一焉可誅也

無一尚可誅况無三字

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

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

君有過大夫不諫

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

悌可賞也

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

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

不請事

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

兵車之會六

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征伐

乘

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謂趨好息民之會也

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

十九年弛關市之征

征賦也

五十而取一

取其貨賄五十之一

賦祿

以粟案田而稅

案知其壤墾而稅之

二歲而稅一

率二歲而一稅之

上年

什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

歲飢謂時歲提飢故

不歲飢弛而稅

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

桓公使鮑叔識

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

不仕謂餘子未

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

李獄官也。續按李理同

隰朋

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

為宅掌脩除宮室

凡仕者近

宮

任者有公事
職務故近宮

不仕與耕者近門

不仕與耕者當出入
田野故近於外門

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

遽今之郵驛也
委謂當有儲侍

以供過者立
官以主之

從諸侯欲通

謂從諸侯
欲通於齊

吏從行者令一人

為負以車

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
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

若宿者令人

養其馬食以委

其容若宿即以所委食
之○績按一作食其委

客與有司別契

別契謂分別其
契以知真偽也

至國八契

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里之
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

大國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義謂供賓客之禮徒費義
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

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
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

則曰其吏鞠
如其所以也

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

出謂欲
適他國

貴人子欲

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

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

賞雖過能
亦不罪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

國家

升進大夫今之
勉營國家之事

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

得此大夫
故有成功

終然允當無有可悔
如此者舉善之上

從政治為次

所進大夫從政而能
理者次上成功也

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

所進大夫有能勸勉
農人間闕荒野皆為

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
訟者莫不恪恭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

勸國家得之成

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

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

晏子平仲之先

出不仕

不仕則樂道深

處不

華

不華則無過失

而友有少長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

為上舉

全此三者故為上

得

二為次

得二三之二也

得一為下士處靖

靖早敬貌

敬老與貴

敬老近於

親敬貴近於君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

下耕者農農用力

勤而不惰

應於父兄

孝且義

事賢多

擇善而從故能

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

承奉君敬而從之也

行此三者為

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

貴得
其情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

管仲進

而舉言上而見之于君

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以卒年君舉

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

管仲告鮑叔曰勸

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

言相告發

訟驕

既訟而驕

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

處華屋之下則淫泆

交好飲食

重交好則扶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續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

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任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

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

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

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

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

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

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績按當人皆稱

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過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眾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

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
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君謂國子凡

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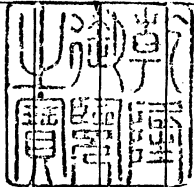
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

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
能死者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斷

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

僻易義則以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義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

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補注卷七